

《国家图书馆的甲骨收藏与整理研究》介绍

□ 赵爱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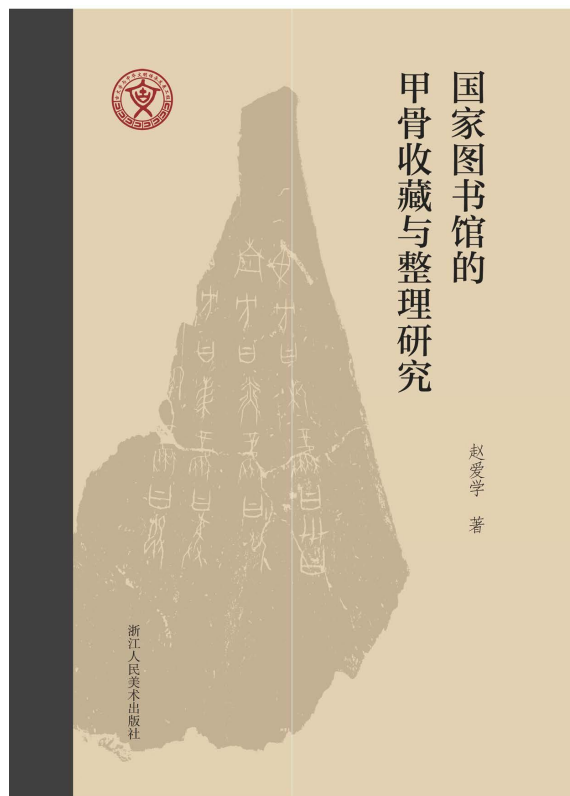


图 1

国家图书馆的甲骨收藏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1934 年，何遂先生将所藏甲骨捐赠国立北平图书馆，开启国图收藏甲骨的先河。此后，通过本馆征购、国家拨交、个人出让等多种渠道，国图的甲骨收藏形成了今天馆藏 35651 片、相对数量世界第一的规模。国图甲骨中不乏名家旧藏，多为精品，如罗振玉、孟定生、郭若愚、刘体智、胡厚宣等名家旧藏。其中，尤以 1958 年文化部拨交的刘体智“善斋”旧藏甲骨量大而精，构成了国图馆藏甲骨的主体。国图藏甲骨有不少具有重要文献价值或材质少见的著名甲骨片，如商王世系甲骨 2 片、四方风甲骨 2 片、人头骨 2 片、最大肩胛骨、牛肋骨、疑似象骨等。其他有重要文献价值的甲骨更是不可胜数。郭沫若所编《殷契粹编》^①即全部选自刘体智（善斋）所藏甲骨，郭氏在该书序中评价善斋甲骨说：“所藏甲骨之多且精，殆为海内外之冠。”

^①郭沫若：《殷契粹编》，科学出版社，1965 年。

国图藏甲骨现由国图古籍馆负责保管和整理。具体负责整理的是古籍馆金石拓片组,历史可追溯到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的金石部。1929年8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成立后,设立八大部,金石部为八大部之一。专设金石部说明当时对金石文献的重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1929年第3卷第2号《金石墨本之收藏》提到了设立金石部的初衷:“本馆近鉴于地下物质材料有时较书本为重要,其相互间之关系至密,决特设金石部以处理该项实物及墨本。”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北平图书馆业务格局随之调整,馆长袁同礼率馆南迁,以昆明办事处为本部,机构精简,金石部作为一个部门名存实亡。北平沦陷后,北平馆区为日伪接管,其间曾设金石组,专司金石文献收藏与整理业务。抗战胜利后,根据1946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组织条例》(六月廿八日府令公布)^①:“国立北平图书馆设左列各组:采访组。编目组。阅览组。善本组。舆图组。特藏组。研究组。总务组。”金石相关业务工作纳入特藏组,未专门设立部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图书馆恢复金石业务部门,设金石股,为全馆20个股之一,专门负责金石业务,掌管金石拓本之采购、整理、编目、阅览、保管、拓印等事项,设管理员1人^②。1950年5月,金石业务部门发生变更。根据本年北图呈文化部文物局《国立北京图书馆组织条例》^③,在参考研究部(下设参考股、研究股)下设金石研究室,不再单设金石股。1951年,文化部文物局批复北京图书馆暂行组织系统及人事配备^④,全馆设采访、编目、阅览、参考辅导、善本、特藏、保管、总务8部,26个股。负责金石工作的机构又改回“金石股”,归特藏部领导。1958年,北京图书馆组织结构再次变更,设7个部,部下股改称组,金石股改为金石组,属善本特藏部^⑤。此架构延续至今。

甲骨是国图藏最重要的文献之一,自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入藏以来,多年来,国图对此开展了多种工作。目前,全部馆藏甲骨已启动整理出版计划。此时全面梳理国图相关甲骨业务的开展,以及馆藏甲骨的递藏源流,无论对国图馆史研究还是甲骨学史研究都是有意义的。在国图历史上,虽然因种种原因,馆藏甲骨整理的速度较慢,但也曾经有刘节、曾毅公等著名学者在此工作。尤其是曾毅公在当时是一流的甲骨学者,有多种甲骨相关专著及论述传世。但直到今天,学术界还没有相关研究对曾先生一生的学术成就进行总体梳理。梳理国图历史上相关人和事以及前辈学者成就,也非常有必要。

目前所见各种国图馆史研究资料,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一些具体的甲骨相关工作。如《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1949—1966)、李致忠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等,记载了抗战胜利后著名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旧藏甲骨的入藏,以及个别时期统计馆藏量的时候对甲骨藏量的统计等等,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少的,也不全面系统。

^①《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1909—1949)》,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2年,第1083—1084页。

^②北京图书馆呈报文化部文物局《再送本馆组织系统人事分配情形及明年度增加人事说明书》,《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1949—1966)》,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88页。

^③参《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1949—1966)》,第121页。

^④参《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1949—1966)》,第168页。

^⑤1958年9月《北京图书馆组织机构表》,参《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二)(1949—1966)》,第179页。

国图藏甲骨皆为非科学发掘,是由旧藏家辗转递藏而来,梳理清楚其来源对学界参考利用和研究尤显重要。未经科学发掘的甲骨,不同于经科学发掘所得的甲骨,没有出土坑位、共出物等信息,给科学整理和研究甲骨带来很大弊端。未经科学发掘所得的甲骨占现存甲骨的比例不小,如何更好地回避其弊端,使其更好地作为科学研究的材料,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甲骨在1928年开始科学发掘之前,30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私挖盗掘的状态。不过也正因为是私挖,这些甲骨得以像其他古董一样,在公私藏家中流传,也由此形成了丰富多彩的甲骨流传史。20世纪三四十年代至甲骨文发现50周年前后,伴随着对甲骨材料的统计,学者们也开始关注私掘甲骨的递藏,如胡厚宣《甲骨文材料之统计》^①《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其材料之统计》^②《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③,董作宾《甲骨文材料之总估计》^④,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所附“出土甲骨的统计”等。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编纂《甲骨文合集》^⑤(本书有时简称《合集》。本书于多次出现的甲骨文工具书用简称,见“附录 引用甲骨著录书简称对照表”),需要调查清楚各藏家和收藏单位所藏甲骨的来龙去脉,该书总编辑胡厚宣根据调查情况撰写了《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⑥《大陆现藏之甲骨文字》^⑦等文。虽是统计现存甲骨的总数,但文中都说明各家甲骨的旧藏与现藏。

国图藏甲骨数量巨大,且多为名家旧藏。关于国图藏甲骨的来源,国图金石拓片组有《甲骨装箱目录》^⑧,记录了大概的来源批次:罗伯昭(沐园)旧藏463片、庆云堂旧藏364片、孟定生旧藏300片、张珩旧藏32片、徐炳昶旧藏24片、曾毅公(喆厂)旧藏384片、郭若愚(智厂)旧藏366片、文化部拨交206片、通古斋旧藏315片、尊古斋旧藏73片、罗振玉旧藏461片、胡厚宣旧藏1985片、北图秘书科转来164片、张仁蠡(柳风堂)旧藏281片、文化部拨交119片、邵章(倬庵)旧藏24片、粹雅堂旧藏33片、刘体智(善斋)旧藏28450片、北图中文采访组购进3片。但整理研究发现,这个来源批次记录存在一定误差,具体甲骨片与藏家的对应存在一定问题,个别批次的来源也不够明确。

甲骨学界相关论著对国图藏甲骨来源也多有提及。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二十章“附录”一、(八)“出土甲骨的统计”详细记载了国图藏甲骨的来源及片数^⑨。胡厚宣《大陆现藏之甲骨文字》“七、早期出土的搜集源流”提到刘鹗、罗振玉、端方、孟定生等早期甲骨藏家皆有藏甲入藏国图,其余还有刘体智、李泰棻、胡厚宣旧藏甲骨。其中李泰棻旧藏为馆藏记录所未见。此外还有胡厚宣《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

^①胡厚宣:《甲骨文材料之统计》,《月报》1937年第1卷第5期。

^②胡厚宣:《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其材料之统计》,《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四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1944年。

^③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商务印书馆,1951年。

^④董作宾:《甲骨文材料之总估计》,《大陆杂志》1953年第6卷第12期。

^⑤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3年。

^⑥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

^⑦胡厚宣:《大陆现藏之甲骨文字》,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7本4分,1996年12月。

^⑧相当于藏品登记簿,登记于1964年。该登记簿记录了各号批次来源,但近年发现所记来源似不准确,不能尽信。

^⑨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第655页。

①、方辉《明义士的甲骨收藏与甲骨学研究》^②等论述可供参考。早在1973年前后,国图前辈学者曾毅公在《论甲骨缀合》^③(曾毅公遗稿,后由李学勤整理发表)一文中论述甲骨缀合时,“特别重视发掘材料同过去著录及一些晚近流散甲骨的关系,这些皆为前人所未及”(李学勤整理后记语)。宋镇豪、刘源《甲骨学殷商史研究》^④第二章第三节“殷墟甲骨文的搜集和流传”参考前辈学者相关论述,较为全面地梳理了国内甲骨和国外甲骨的递藏源流。其国内部分从甲骨早期藏家王懿荣、刘鹗、孟定生、罗振玉等人入手,说明其甲骨流传的脉络,以及现藏单位。宋镇豪《记历史所收藏的殷墟甲骨文》^⑤对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藏甲骨的来源一一进行了梳理,并把源头追溯到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端方、孙文澜诸家,很有借鉴意义。这些是目前对殷墟甲骨的搜集与流传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梳理研究国图藏甲骨来源的重要参。这些新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成果,为尽可能全面梳理相关文献记载,进一步厘清国图藏甲骨的来源与收集情况提供了可能。

近年来,我们也全面查阅了国图所藏收集甲骨相关的档案资料,新发现文化部文物局拨交北图甲骨清单等资料,可以说是目前最权威的记载。在此基础上为尽可能全面梳理相关文献记载,进一步厘清国图藏甲骨的来源与收集情况提供了可能。

国图研究人员很早就对馆藏甲骨进行了研究。徐自强、冀亚平《北京图书馆金石拓片的收藏整理与研究》^⑥对国图各个时期的相关研究作了一个简单的梳理,指出早在20世纪30年代,在本馆金石部任职的刘节先生就开始利用馆藏甲骨文资料进行研究;20世纪40年代调入北平图书馆工作的曾毅公是甲骨文专家,也是甲骨缀合研究的先驱,著有《甲骨彙存》《甲骨缀合编》《殷虚文字缀合》等,另编著有《甲骨地名通检》及《殷虚书契续编校记》。近些年,国图发现了曾氏20世纪40年代所著《五十年来之甲骨学》稿本,以及董作宾的《甲骨丛编》未刊稿本等“国立北平图书馆考古学丛书”。这些著述不但见证了北平图书馆时期馆方对甲骨研究的重视,也体现了当时的研究水平。曾毅公《五十年来之甲骨学》较为全面地梳理了甲骨流散情况,是相关研究的重要参考。

已有相关文献对于国图历史上甲骨业务开展和研究等情况可以说是一鳞半爪、举例性的。充分利用各种档案、文献,全面梳理百年国图甲骨业务开展和研究情况、国图藏甲骨的递藏来源,把国图甲骨业务放在历史的维度中进行观察,有助于国图馆史研究的细化,梳理清楚近代甲骨流散史。

《国家图书馆的甲骨收藏与整理研究》(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3年)就是基于上述考虑撰成,全面梳理1932年至2022年90年间国图甲骨业务史,以及国图藏甲骨来源、国图藏甲骨的初步整理研究等。

全书共分两大部分。“综论篇”是从征集与入藏、保存与保护、传拓与非遗传承、整理与发布、编纂与研究、展览展示与社会服务6个方面,分别梳理90年间国图开展的各项甲

①胡厚宣:《关于刘体智、罗振玉、明义士三家旧藏甲骨现状的说明》,《殷都学刊》1985年第1期。

②方辉:《明义士的甲骨收藏与甲骨学研究》,《殷都学刊》1994年第1期。

③曾毅公:《论甲骨缀合》,《华学》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

④宋镇豪、刘源:《甲骨学殷商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⑤宋镇豪:《记历史所收藏的殷墟甲骨文》,《中国史研究》2011年第4期。

⑥徐自强、冀亚平:《北京图书馆金石拓片的收藏整理与研究》,《北京图书馆馆刊》1998年第1期。

骨相关工作。此部分的基础是国图科研项目“国家图书馆的甲骨收藏与研究”的研究报告，此次作了不少补充和修订。“专题篇”为就个别专题展开的进一步专门研究，大部分曾以论文形式发表过，此次按照主题，从早期甲骨业务史研究、甲骨藏品研究、人物研究、校勘研究、甲骨文字研究几个方面进行了分类编排。

第九章“曾毅公生平及著述”一节之前未发表。曾毅公先生是国图金石组前辈，但多年来学术界尤其是甲骨学界对于其生平很不熟悉，作为同单位后辈的我来说也是不够熟悉。图书馆和文博单位不同于高校等科研机构，其专家没有学生去发扬和传承其学术。随着时间的推移，名重一时的专家，也往往湮没在时间的长河中。我很早就有意研究揭示曾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就，此次终于了结了多年的心愿。第八章“国图的善斋旧藏甲骨及其著录、来源考”和“国图藏《绘园旧藏甲骨文字》拓本与绘园甲骨著录、来源等综考”二节，最初的研究计划从为藏品“立传”的角度去全面探讨，因此不吝篇幅，把涉及到的方方面面都尽量去研究梳理。但因篇幅过长而分别分两次发表。此次有机会合在一起，方便读者对善斋甲骨、绘园甲骨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学界研究甲骨接触甲骨实物的机会较少，更多的是依据《甲骨文合集》等著录书提供的拓片，而依据实物往往能发现拓片看不到的信息。在国图工作无疑有这个优势，本书第十章就是我日常整理工作中随手记下来的校勘成果。